春秋左傳補疏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宣公二年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注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注越竟以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循按萬氏充宗學春秋隨筆云晉靈即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即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弑逆何其忍乎大

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嫻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
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久握
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己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
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
斷定左氏惑於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
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
後目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
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
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
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

而是非謬於聖人㫖不誣也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
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尚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
之此賛左氏當時懾强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
言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所得人矣據此
盾眞弑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
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
譏比比而是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
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萬氏毛氏之論左
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可以不討賊然則不越竟
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

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弑其君而殺成濟異乎趙盾使趙穿弑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固自以爲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爲之說也

四年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權不足也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循按萬氏學春秋隨筆云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能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巽曰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

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憑意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

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其起而議其後也

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注**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

循按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弒君爲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爲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

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此左氏所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弒君之罪設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弒君之罪矣昭既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即按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

而且武矣子家不能討子公遂陷弒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濟則弒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此

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

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

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愼所以立也

循按明人陸氏粲作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

明然後可與言春秋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之傳以爲弑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

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隱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誣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書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

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

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邱明無疑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

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之背恕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其耻言歆矣而甘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終爲魏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況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馬昭即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既弒高

貴鄉公而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謀於其故僕射陳泰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既以無道爲君罪又以討賊爲已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暢之詳之且即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懼心之所乘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興始於王莽由莽國師劉歆莽將軍陳欽而顯欽傳其子元歆傳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元並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懼心且漸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

邪說者轉托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奸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倚托而懼心復萌矣

傳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循按穀於菟猶義縱傳云乳虎爾雅熊虎類其子狗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駒狗均從句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句萌皆初生之名史記游俠傳乘不過軥牛徐廣云音雊長駰按漢書音義云小牛郭璞注爾雅其子犢云青州呼犢爲㸯凡从句之字皆與穀聲近爾雅貔白狐其子穀說文穀小

豚也枸杞之實如乳一稱羊乳故名枸枸猶狗穀於菟即小虎小虎名穀即虎子名狗也犬之子未成豪者名狗猶虎之子名狗豚子名穀即猶犬之子名狗以其爲乳之名即以爲幼小之稱猶生子爲免而兎之子即名娩也漢書叙傳注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

六年**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驕則數戰爲民所疾貫猶習也

循按習重也貫爲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貫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

次民疾是爲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心非是

十二年傳不行之謂臨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循按易學往春秋時滑於術士之傳會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以贊之也然遺義尙有存而可繹者如知莊子舉師之臨是也師一二宜進五成比而後同人四來之初成屯則順師二不出而之五而同人四來之初則成臨所以成臨者由於二不行故云不行之謂臨二行之五則帥也而初順從之是從帥也初不從二而先來成臨故云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因而推之

上坤衆也二行於五則聚而爲強二不行故散爲弱也下坎川也二行於五則通而不壅二不行而初來成兌澤故壅爲澤也五本陽位二宜往者也故云有律其如己也如往也如己謂自歸本位也二不往則五空虛如隍之涸故云竭二先往而後初來成屯爲盈不成屯而成臨故云盈而以竭臨者大也無不行之義此云不行之謂臨以二不行成臨言專就初之不從二明之非釋臨之義也詳見雕菰樓易學

傳 靡旌摩壘而還 注 靡旌驅疾也

循按莊十年傳望其旗靡者衺倚也與此靡同彼

犇疾而旗自靡此驅疾自以旌靡之

傳既免注止不復逐

循按樂伯以單車挑戰摩晉之營壘而入之晉鮑癸率左右角以逐之樂伯等勢不可免乃樂伯左射左角之馬右射右角之人而矢已盡止餘一矢知不可禦逐者乃射麋使攝叔獻於鮑癸是時癸已當其後將俘之矣鮑叔因其獻麋以爲君子而免之既之言盡也承上其左其右言之其左善射宜免其右有辭亦宜免故盡免之也既免二字鮑癸止其衆之言

傳屈蕩戶之曰注戶止也

循按釋名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戶護也護救視也救止也論語女弗能救與馬云救猶止也環相轉注是戶有止義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傳 皆重獲在木下 **注** 兄弟累尸而死

循按獲之言得也謂二子皆尋得在所表木下加一重字明其尸相累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獲在木下古人屬文之奧也正義以獲為被殺之名未是

傳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循按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麴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麴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

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卽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緗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

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即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芎窮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己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霾也鞠者曲也欲其隱霾而局曲也無社曰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躬仍麥霾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蹙於山中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蹙於水也無社於是目眢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

山河喻匿處而度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溼之藥將病謂無社不解乃無社問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麴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勺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十五年傳衆仲章而奪黎氏地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

縣有黎亭

衍按說文黎作𨛫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𨛫然則周之黎即殷之黎西伯所戡者在此地狄所奪者亦在此地旄邱詩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此傳謂奪黎氏地即此也水經注狐子河東逕黎縣故城南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元和郡縣志鄆州鄆城縣黎邱在縣西四十五里春秋時黎侯寓於衛因以爲名旄邱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此所謂黎國在衛西也地理志東郡黎縣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師古曰瓚說是此與瓠子河東逕之黎縣元和郡縣志鄆城之黎邱爲一地所謂寓在衛東也乃水經注又於河水過黎陽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於衛元和郡縣志衛州黎陽縣云古黎侯國此黎陽漢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卽臣瓚所謂黎陽在魏郡非黎縣是也葢魏郡之黎陽以黎山得名在

今衛輝府之濬縣唐之衛州宋之濬州也東郡之黎以黎侯寓得名在今曹州府鄆城壽張之間唐屬鄆州宋屬濟州也黎陽既非本國亦非寓地孟康誤舉故臣瓚破之酈道元李吉甫之書兩係之殊惑人太平御覽衛州下引宋初山川古今記云黎陽國也詩黎侯寓於衛是也宋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見隋書經籍志宋齊無衛州未知屬何郡縣御覽引附衛州乃趙宋人誤耳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封帝舜之後于陳學者以寓衛之黎爲堯

後以殷之黎在上黨周之黎在黎陽非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即呂覽所說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與樂記相反裴駰引地理志燕國有薊縣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云鑄國泲北蛇邱縣所治郡國志泲北國蛇邱有鑄鄉城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此封鑄同於呂覽而堯後則原於樂記鑄與祝・音之轉薊與黎兩聲相邇封鑄即封祝封黎即封薊戡黎之黎史記作飢黎之為飢猶薊之為黎薊自在燕

黎在上黨衛東之黎郎上黨之黎所寓黎寓衛而地入狄晉滅狄而黎爲晉地矣

十八年傳壇帷注除地爲壇而張帷

衍按此壇字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注云壇位除地爲位也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之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釋文壇依注作墠音善此傳及曲禮壇音善者讀壇爲墠也金縢三壇同墠祭法一壇一墠是除地爲墠封土爲壇二字自別而壇墠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墠一

作東門之壇毛傳解爲除地町町則墠是而壇借與

此傳借壇爲墠同猶鱣鮪之鱣與鱓本二字而鸛雀

銜三鱓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

姪廷琮

　　　翃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四

江都焦循學

成公二年 傳 殺而膊諸城上 注 膊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廣雅磔張也

傳 桀石以投人 注 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雜擬詩暮坐括揭鳴注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檐揭皆訓舉檐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

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卽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而高舉矣

傳　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援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郤克傷於矢而病不堪擊鼓張侯旣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郤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卽所以助

之盜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御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

術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云三入入晉師也三出出齊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晉師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衆其衆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輕車之萃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

車也釋文亦云輕遣政反然則此輕出之輕即用輕
車之輕鄭氏引馳車千乘明輕車文選西京賦轢輻
輕騖辥綜注云馭車欲馬疾以箠轢於輻使有聲也
疾解輕騖是輕者輕銳疾馳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
然山銘元戎輕武章懷注云輕武言疾也蓋是時齊
師有退心故齊侯疾馳出於衆之先以卒引鼓厲衆
之欲退者既三出晉師仍不肯退而迸入狄卒又入
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厲字
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
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致齊侯入狄卒

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

二年

傳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

循按釋文褚中呂反不言其何物褚有二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注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喪大記飾棺素錦褚彼正義云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楮是也釋文褚張呂反此其一方言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注云言衣赤也褚音赭說文褚卒也又卒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者此又其一

此傳云寘諸褚中或寘諸送喪者棺幄中或使僞爲褚卒乃二者皆與鄭賈人不相合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訓褚爲畜藏地官廛人注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釋文褚知呂反本或作貯又作褚推而通之當是寘諸賈人貨物之中貨物褚藏即以貨物爲褚也

十四年 **傳** 盡而不汙 **注** 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循按汙曲則讀汙爲紆

十六年傳至於鳴雁注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釋例陳留雍丘縣西南有鳴雁亭

循按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留郡陳留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丘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丘遂為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丘是也宋地既至雍丘則鳴雁為鄭地自在雍丘之西雍丘今之杞縣在陳留東南續漢志謂陳留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丘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留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丘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丘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

若劉昭引杜預以鳴雁在陳留縣西北則誤杜明云雍邱西北不云陳留西北以陳留國誤爲陳留縣耳在陳留縣西北則去雍邱較遠杜不當言在雍邱矣

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注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循按正義以爲無馮依是也蓋此即以旁通爲義每卦以三上爲戰伐之爻晉與楚戰故占此爻姤復旁通姤上之復三復成明夷下離是南國也南國而在

明夷夷者傷也故云國蹶王傷姤成大過上兌爲西晉在西楚在南凡易言矢言射皆指三上而三爲公侯明夷上坤下離下離爲南國而三即南國之王故射而中其離目也此正周易占筮本法旁通之義不明說者乃各以臆說耳其例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傳 兔胄而趨風 **注** 疾如風

循按風亦如馬牛其風之風謂走逸兔胄而趨風即兔胄而趨走也

傳 諜輅之 **注** 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

循按廣雅諜與置郵同訓驛置郵疾速謂從間道迎

之取其輕疾故以輕兵解諜字細作出入於敵中亦以其輕疾故名諜也

十七年

傳士燮卒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循按劉光伯以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是也觀其云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則是因有疾而其家禱之而文子轉使禱者祈死耳若自殺則自殺而已何必先祈死

傳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循按淮南子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

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於此曹植求通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之說不相涉至杜此注則以衛足由於向日而向日由其傾葉矣今俗閒有一種名向日葵者又名金盤菊秋末作黃花如盤華心叢蔟葉周於規有似於菊心老成實小兒采以供食一華可得實椀許然葉不可爲蔬驗之其華重必垂側然不必向日亦不能蔽其根或傅會陸機詩謂其華朝向東夕

向西實不然也神農本草有冬葵子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圖經稱葵有數種蜀葵即爾雅所謂菺戎葵花有五色午日取花小者名錦葵黃葵子主淋澀又令婦人易産又有蔠葵吳人呼爲繁露即下品落葵俗呼胡胭脂又有菟葵亦名天葵葉主淋瀝熱結除蔠葵天葵爲別種其蜀葵錦葵黃葵今俱有之齊民要術言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殊又有鴨腳葵蓋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腳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

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卽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附地剪却春葵令根上栐生者柔輭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菜掐秋菜必留五六葉凡掐必待露解此所言甚詳蓋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卽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掐之令生嫩栐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要術稱三掐又云令根上栐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劚

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栟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即菽今驗塍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没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琖曹云傾葉葉指華之瓣傾即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爲一失之鮑照園葵賦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又以柯易葉文人辭不足據如此

十八年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

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假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循按惠氏半農春秋說云弒君曷為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弒厲公猶趙盾弒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

三郤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既戰獲楚公子發鈎欒書陰誘發鈎使譖郤至由是發鈎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郤至欲爲難使郤犨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郤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

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弒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既死也又云欒書之奸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

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即弑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惠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郤則曹爽何晏之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郤胥童殺而欒書不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郤而因以刼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郤殺胥

益所以甚晉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錡奪夷羊五田犨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爲侈矣若至不從欒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爲不善也書謀殺三郤而謂春秋書之爲罪郤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晏等而不罪懿之奸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氏既失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爲國戮何宜之有哉

襄公十年**經**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衍按釋例地名楚地有柤穀梁傳注亦云柤楚地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水經注泗水篇云泗水故瀆自下邳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

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於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西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酈氏雖引京相璠宋地之說而仍明稱柤水出楚之柤地則是地在沂泗兩水之間然杜但云楚地而不指所在者此傳云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鍾離成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地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何以知其爲楚邑也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二

十四年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在淮南爲今鳳陽府地先會于此次會于柤遂滅偪陽然則柤近鍾離未必在沛嶧之間故釋例云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嶭縣西南有柤亭譙國攢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此辨甚精可知杜不言柤所在之意而必以爲楚地者此傳云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可見五年會于戚非會吳子但會吳大夫壽越耳吳

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雞澤之會在襄三年迎吳子於淮上不至蓋雞澤爲晉地吳不欲遠就於晉故不至此時壽越之來未必不微示此意故晉使魯衛之大夫孟獻子孫文子往會吳于善道善道在今盱眙爲吳地而壽越亦遂同盟于戚戚稱吳人謂壽越也鍾離善道柤稱吳謂吳子也鍾離善道皆大夫與會柤則諸侯與會故傳特標之云會吳子壽夢也在吳子不欲來會于雞澤在晉侯亦不可往會于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于楚地是時諸侯必先至鍾離以俟吳子至柤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柤

又越九日而滅偪陽則柤當在鍾離偪陽之間近于吳道而吳不必渡淮故書曰會吳既就吳以親吳而實在楚地使楚知其事此一會地也謀略存焉惠徵士據京相璠宋地之說謂晉楚分爭而與諸侯會于其地必無是理顧成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明年即有鄢陵之戰獨非相爭之時乎況悼公之復霸也柤之後襄十三年吳遂至向而會其時吳以楚難來告故在北至鄭地而與諸侯會也

十一年 傳 毋蘊年 注 蘊積年穀而不分災

循按說文年穀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無年瘞土高誘注云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

穀祭士讓其神也年有穀訓是藴年爲積穀

傳淳十五乘注淳耦也

循按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云漢書作醇駟醇與純同莊子繕性篇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釋文淳本作醇音純杜讀淳爲純故訓耦

傳便蕃左右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循按毛詩作平平韓詩作便便猶毛詩天夭是椓蔡邕作夭夭

十四年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掎其足也

循按魯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韋昭注云從後曰掎後漢書崔寔傳輙見掎奪章懷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袁紹傳代許宣檄云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章懷亦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又引此傳韋昭本賈逵而減去牽字鹿之在後者足故杜以掎其後爲掎其足文選載袁紹檄豫州李善注亦引此注中之云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引說文曰掎戾足也馬融廣平頌掎元猨章懷引說文曰掎偏引一足也今說文但云掎偏引也不同章懷李善所

引足部云踦一足也章懷蓋合掎踦兩字之訓而混之耳奇有偏義從手則爲偏引從足則爲一足掎有引義無足義也詩猗彼女桑毛傳云角而束之曰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此傳云掎角皆遮蔽束縛之名是毛讀猗爲掎而毛直以角解猗蓋木有枝格猶獸之有角攀獸之角謂之角攀木之枝格亦謂之角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攀之令下垂因而束之使枝向下便於采葉是爲角而束之束其角而引之亦可名掎則掎不專爲戾足之名可知小雅伐木掎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

鄭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掎其巔亦即所而束之女桑之枝采牽其巔使下垂以便於采大木伐其枝恐墜地損其材或壓觸在地之物故亦牽其巔使枝斷不妄踣墜於地今之伐木者無不然也采此枝斯引此所伐此枝斯引此巔正協說文偏引之義

十五年【傳】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注】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循按釋文重直用反間間厠之間直用反則讀輕重之重以兄之勞爲重故不毀此友于兄也管子權脩篇上好詐謀間欺注云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

間欺則隱其實如間諜用詐故不敢間爲不隱其實也正義云閒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失杜義

十八年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循按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邁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檛細者曰枚邁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檛釋文檛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檛然則可爲杖即可爲檛此杜所以通枚爲檛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

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

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

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

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

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

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

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

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

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卽數其枚闔有

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撾二十二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傳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惡創

循按素問奇病論有脾癉膽癉王冰皆以熱訓之瘧論云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名曰癉瘧王冰注云癉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脬又云脈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章武里曹山跗病云沛消癉也沛當是肺之譌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即風熱也

肺消癉即肺消熱也金匱要略有黃癉病證區分穀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癉本於溼故亦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癉疽生瘍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生此瘍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十年傳夫從風風隕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循按夫卽老婦得其士夫之夫大過二之頤五爲夫今夫末之頤五而三成巽故夫從風也賁上之困三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所謂有隕自天也隕而成大過下巽爲風故風隕也困二先之賁五賁上後隕困三則賁不成明夷而成既濟今困成大過則賁不成既濟而成明夷故云困于石往不濟也謂不成既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謂成明夷夷者傷也夫既從風則不見其妻不見其妻由大過二不之頤五故無所歸也此易之例猶可考見者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傳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注臣不徒求祿

循按頤彖傳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徒求祿則自養而不能社稷是養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云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亦謂晉但自養不能養人謂受小國之土實宗器而不能安定之恤其罷病也彼注云但有其言正義引服虔以實為譴讓非也

傳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己股

循按高貴鄉公被弑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晏嬰所為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傳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循按釋文縛直轉反與束縛從尃者字異縛猶尃老子尃氣致柔尃氣即任氣任氣即負氣以帷縛其妻謂以帷負其妻以帷負妻猶以襁負子負而後載之於車也管子兵法篇鼓所以任也注云任猶載也謂今之儆裝也任爲儆裝故杜以踞轉而鼓琴之轉爲衣裝轉縛尃三字通孟子門人治任將歸任即衣裝以其可負擔故謂之任因名爲轉也轉之訓爲運負任而行亦運之謂矣

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

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循按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即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托左氏以誅司馬氏之奸習氏固自托爲南史氏歟裴松之譏其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傳 宵突陳城 **注** 突穿也

循按突宜爲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竈窻謂之突

竈有窻以通烟氣則穿之象歟

【傳】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注】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循按舍讀去聲止息也

【傳】行無越思【注】思而後行　如農之有畔【注】言其次

循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者謂次弟也田有界則必次弟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本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爲越思越其界限是無次弟也

二十六年【傳】領之而已【注】領搖其頭

循按釋文頷本又作顉五感反搖頭也說文顉低頭也从頁金聲春秋傳曰迎于門顉之而已廣雅顉動也列子湯問篇顉其頤則歌合律張湛注云五感反顉猶搖頭也盧舍人本作頷後漢呂布傳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注引杜此注則唐初左傳本作頷蓋杜預所見與許慎不同說文以頷為面黃與顉別古顉通作頷耳操以劉之言是而頷之則搖頭正是低頭搖即動不必左右動為搖此傳逆於竟者執其手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之者不執

手與言不揖但以頭向之低昂俗所謂點頭是也杜云搖其頭卽是點頭非如俗以左右動爲搖頭也應璩白一詩漢末桓帝時郞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謂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此搖頭正用列子音合律則領其頤而以搖頭代頷字也

二十七年**傳**食言者不病**注**不病者單斃於死

循按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杜以上文單斃其死解之而改其爲於正義云不病者不唯病而已必至於死也核之傳文均爲不達上云匹夫一爲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卽殫漢書韓信傳糧食單竭單猶竭也斃仆猶罷也申上一爲不信一者專也專一爲不信以欺人詐人則單竭罷敝其將死矣所以不可也

三十年

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循按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筐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日止餘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

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卽此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

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之尚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間有二十七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

之數旣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傳 譆譆出出 注 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

㨿按譆古與嘻通公羊傳慶父聞奚斯哭聲曰嘻此奚斯之聲也史記張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此聲則此聲悲戚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譆譆之上明指出一叫字叫猶號也譆譆出出乃號咷之聲出出鄭注周禮引作詘詘詘卽咄咄亦嗟嘆之聲詘省文

作出耳下文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謂與叫于太廟之聲相似也杜注未是

三十一年傳莒人弒其君買朱鉏注買朱鉏密州之字

循按買爲密聲之轉朱鉏爲州之緩聲

孫授易詩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四終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

江都焦循學

昭公元年**傳**是穮是蔉**注**穮耘也壅苗爲蔉

循按詩周頌緜緜其麃毛傳云麃耘也麃爲穮之省文說文穮耕禾閒也春秋傳曰是穮是衮廣雅衮大也衮之爲大猶敦之爲大敦之大卽敦之厚厚卽培也壅苗所以培之故轉而爲衮

傳處不辟汙**注**汙勞事

循按詩周南薄汙我私毛傳云汙煩也煩與勞義同正義謂事之勞身若穢之汙物失之

傳抑子南夫也注言丈夫

循按下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則此夫字乃是夫婦之夫上云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然則子南聘在前故云子南夫也言子南聘在前已有夫婦之分也杜以戎服左右射解爲丈夫正義引曹大家女誡謂男欲剛女欲柔以解夫夫婦婦之順於義不協蓋聘則有夫婦之道於此可證歸熙父妄斥未嫁之貞女盍讀此言邪

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湫集也

循按董子秋之爲言湫湫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

也注愁讀爲揫揫斂也秋之爲湫卽秋之爲揫揫爲斂收斂卽集聚爾雅揫聚也杜讀湫爲揫故訓爲集正義謂以意爲訓非也

【經】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女陽物而晦時【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循按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

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臾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即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爲少陰故爲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旣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爲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

則陽不潛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爲晦醫和以少陰爲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即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猶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象之物皆非也

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循按腎藏志腎氣充則智慧生腎氣不蟄則志氣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所謂腎氣不以時上則

言變而志亂也

三年

傳屨賤踊貴注踊刖足者屨

循按踊通作甬月令角斗甬注云今斛也考工記鳧氏爲鍾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記又云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圜鍾上之柄長直不曲刖足者之屨似之故亦名甬而通作踊淮南本經訓云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如踊躍之踊甬道亦以其直名之今人呼鞾襪之直處爲甬猶古踊之遺稱

傳余髮如此種種注種種短也

循按釋文徐本作蕫董種猶童也陸璣毛詩疏云禾粟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蓋實堅則下垂不實則直立髮長則垂短則直立亦猶是

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循按宣四年傳䢵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注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䢵與鄖字通䢵夫人棄子文于

夢中楚子既奔雲中旋乃奔鄖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近於郢矣郢在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澤之所在可迹而求之矣此傳以夢繫諸江南故杜謂跨江南北因傳文會而通之也郭璞注爾雅楚有雲夢直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蓋本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而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藪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

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遵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注云荊州藪謂漢之荊州藪也而復於西陵及編繫以雲夢宮地非雲夢何以名宮且又於志末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澤藪此正漢之雲夢在華容南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以互證若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不專在華容特以在華容者爲江南之夢耳

五年 **傳**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注** 離爲日爲鳥離變

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循按小過有飛鳥之象謂四之初此云日之謙當鳥可推見當時占法明夷之謙非謂變爲謙也變在初爻則由履四之謙初而成即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下云火焚山山敗可見先有山而後以火焚之見離不見艮乃爲山敗在明夷初動轉以謙成明夷爲義也

傳純離爲牛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

循按易以坤爲牛不以離爲牛也明夷上坤下離以

坤配離故云純離純耦也謂與離相耦者坤也即牛也杜不明易故謬說

七年**傳**芋尹

循按釋文芋于付反正義云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毛本誤作十七年）詩君子攸芋毛傳訓芋爲大不必取義於草

九年**傳**火水妃也**注**火畏水故爲之妃

循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岐伯引大始天元冊文云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元

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引此以明五運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二十八宿即十二支所屬角亢辰也氐房心卯也尾箕寅也甲在心尾之間即寅卯之間也乙在亢氐之間即卯辰之間也井鬼未也柳星張午也翼軫巳也丙在張翼之間即巳午之間也丁在柳鬼之間即午未之間也奎婁戌也胃昴畢酉也觜參申也庚宜在觜畢之間云在昴畢者古以畢合觜參爲申也在昴畢之間在申酉之間也辛在婁胃之間即酉戌之間也斗牛丑也女虛危子也室壁亥

也壬在危室之間即亥子之間也舉此十六宿即爲八干所在而四維皆土之所王惟戊在奎壁之間即戌亥之間也己在角軫之間即辰巳之間也冊文稱戊分己分岐伯以奎壁角軫明之其義甚析所謂丹天即火黅天即土蒼天即木素天即金元天即水甲乙自在東丙丁自在南庚辛自在西壬癸自在北戊己自在乾巽此定位也乃運則錯綜其位運從土起甲土則乙金丙水丁木戊火己土庚金辛水壬木癸火十干周流復始故甲己之年爲土運乙庚之年爲金運丙辛之年爲水運丁壬之年爲木運戊癸之年

爲火運一年自春起則以木火土金水爲序五運自上起則以土金水木火爲序葢黃帝以土德王故當甲定運而以土爲首後之陰陽家乃有甲以妹乙嫁庚金丙以妹丁嫁壬水之說正義所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謂此傳言火爲水配以火爲丁以水爲壬與服虔坎水離火義亦相近而不同

十年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注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循按考工記輿人疏引此傳注云斷三尺至于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

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葢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傳喪夫人之力注夫人謂子尾

循按詩齊風雞鳴傳無見惡於夫人釋文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正義云夫人謂卿大夫僖三十年傳微夫人之力不至此注云夫人謂秦穆公昭三十一年傳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李孫也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十一年傳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

順

循按感爲憾之省故杜以恨字解之猶云唯於蔡憾到其文耳下文没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没振亦到文

傳遂奔僖子其僚從之注隣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循按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行聘言非淫奔也七年傳隸臣僚僚臣僕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共勞事也葢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爲僖子妾

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注字養也似似雙生

循按似雙生謂似泉邱人生懿子其僚生敬叔兩人

皆有所生也

十二年**傳**攸乎**注**攸懸危之貌

循按正義引詩攸攸斾旌謂攸爲懸之貌乃詩作悠毛詩以不喧譁解之無所爲危也伏生洪範五行傳禦聽於怵攸注云怵讀爲猷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所漂颻之颻猷不狘見禮運彼正義云狘驚走也風雨所漂颻見詩豳風颻作搖搖爲不安之意故爲懸危懸而危者搖也杜讀攸爲搖大傳注同

十三年**傳**吳人敗諸豫章**注**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
在江北淮水南葢後徙在江南豫章

循按昭六年傳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此傳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
也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也是豫章爲楚適
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
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
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
克之巢即居巢今之巢縣桐即今桐城是豫章與桐

巢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軑縣在今蘄水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鍾離在今鳳陽府傳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汭渭汭羅汭漢汭是也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

通蓋此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間橐皋在此地即吳境矣惟豫章為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何以云見舟蓋此水通漢不通淮故舍舟于淮汭而夾豫章以及漢自豫章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大別山在安豐漢水至大別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即近于安豐之大別安豐漢屬六安國即今廬州六安也豫章之汭當即豫章通漢水之處顧司業以豫章為鄱陽湖謂北出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

而與楚會乃是時越公子倉及大夫壽夢帥師從楚則不特勞于豫章之汭且以兵相從于吳疆及圉陽而還越固無所諱矣

十五年 傳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注 言其多權謀

循按傳十字句多權謀明其為人之異前知費無極自謂也不俟其飛而先翦其翼故前知

傳 拜戎不暇

循按郊特牲拜服也此云拜戎不暇謂服戎不暇也正義言拜謝戎師非是

十七年 傳 扈民無淫者也 注 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循按說文九扈作九雇雇取於扈扈止見小爾雅與尸訓止同也雉取於夷以聲近夷鳩取於鳩說文勼聚也从勹九聲讀若鳩鳩取於勼因假鳩爲勼雇取於扈因假雇爲扈古之聲同相借如此

傳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

循按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鬚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

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巤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鬣髮鬣鬣也是鬣爲髮毛不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儠長壯儠儠也引春秋傳曰長儠者相之鬣蓋儠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爲威勢以示魯侯北堂書鈔引漢書儀云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聲者以補之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潛伏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邇多髭須之人何遂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夸美其意尤

鄙

十八年**傳**郲人羊羅攝其首焉**注**斬得閉門者頭

循按正義謂攝訓爲持是也與攝飲之攝同攝飲者手提其榼攝首者手提其頭攝之義同於提故摳衣謂之攝齊

二十年**傳**齊侯疥遂痁**注**痁瘧疾

循按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

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瘧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痎痁是大瘧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

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痁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葢疥癬不已又患痁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遄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癬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瘧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瘧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其說尤謬瘧以二日一發為重頻日發為輕若果二日變為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弑君云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

卒明瘧小疾飲藥致死爲止弒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霸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瘧疾之頻日登史筆哉袁狎稱疥患疾久疥卽痎字說文作痎

二十四年**傳**王定而獻之**注**不佞獻玉

循按傳謂王位既定而陰不佞以玉獻於王釋文本作王定之非是

二十五年**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恥爲平子所欺因而自殺

循拔半農春秋說云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鬷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

乃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牾
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
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
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
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
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尙不能殺齷戾又
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二十六年傳甚口

循按甚口指武子之罵也今俗稱善詈者爲口正與
此同正義解爲大口未達

二十七年傳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注炮燔郤宛

循按上文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於是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此云國人投之言國人投棄菅秆不肯爇郤氏遂弗爇謂不遵令不畏與郤氏同罪前之弗爇尚在猶疑此之弗爇遂弗爇矣令尹炮之謂子惡自殺令尹使炮燔其尸此令尹之炮之非國人也正義引服虔謂令尹炮之一句是鄙將師令衆之辭恐未然

三十一年傳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注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

也

循按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謫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適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是謫即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有適氣

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秝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秝也末有尾星卽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尚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策言也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盖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盖旣以十月朔爲九

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

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越十

一日長秝是月大至十月辛亥朔尚在九月中故是日日

月在辰尾仍為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秝春秋

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

巳朔旦冬至殷秝以為庚午杜氏長秝所推定七年

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葢以

長秝二月為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

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九十八日每

年恒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

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厥寅乃知入郢之日爲庚辰鄭氏學三統秝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義也十月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

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譌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其編排亦但以干支排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七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得八十六个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溯八十六个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

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厭寅故建戌厭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衝厭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卯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蓋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間以八

干四維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羅經二十四山相乖原本於此別有書詳之不用三統不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食在辛亥之日更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鄭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秝所排邪

三十二年傳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注震在乾上

故曰雷乘乾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强壯若天上有雷

循按史墨此言假經以文其邪說非易義也睽成大壯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歸妹成大壯則柔乘剛雷乘於乾是爲征凶豈得爲天之道易義至春秋襄昭之間不明已甚故孔子韋編三絕作十翼以贊之詳余易學三書

定公九年【傳】東郭書讓登【注】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

循按己先乎人不可爲遜讓讓與襄古通襄猶驤謂

衆而上騰也故揖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謂子上騰而左我上騰而右也書堯典鄭注云推賢尚善曰讓廣雅尚舉也高也是讓有舉義與驤同曲禮主人與客讓登與此讓登不同

哀公三年**傳**鬱攸從之**注**鬱攸火氣也衎按方言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郭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終

姪廷琥

孫𩃙校字